目　录

战争史话

我所知道的淮海战役……李汉萍（1）
湘北会战一瞥——纪念抗日烈士孙明瑾将军…孙瑞星（27）
鸭子铺日寇暴行录……王象图（37）

英烈留芳

三湘二杰、十日千秋……曾长秋（39）
陈锡纯驾机撞日舰……龚业隆（45）
齐学启将军抗日殉国……黄祖同（46）

古城话旧

蒋介石长沙阅兵与唐生智反蒋……张季任（48）
白崇禧赴湘联唐北伐侧记……张季任（51）
长沙受降回忆片断……黄　天（54）
刘麻子伏诛始末……李行之（59）

人物春秋

焦达峰的一家……周学舜（62）
龙璋传……梁赐龙（72）
一位比丘尼的曲折生涯……戒　圆（74）
回忆恩师贺华元……曾金贵（7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界先贤

张伯熙与京师大学堂……黄曾甫　朱永曙（86）
在肖荣爵老师身边的日子……朱茂怡（90）
熊梦飞先生传略……杨思明（97）
追思往事忆吾师……戴立志（102）

工商往事

宁乡工商界革命史料……周　民（104）
湖南华昌炼矿公司兴衰史……彭国兴（109）
黄雁九与粗潭大明电灯公司……曾绍参（121）
水口山矿开拓者——廖树蕃别传……熊源涛（123）

古迹沿革

麓山寺……戒　圆（125）
石霜寺及诸高僧……戒　圆（130）
宁乡四大书院……周　德（133）

资治史训

刘少奇对“大跃进”时期报纸宣传的批评……胡绩伟（136）
宁乡“五风”回忆片断……周德民（141）
开福寺被砸目睹记……戒　圆（151）
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杨伟斌（155）
“文革”初期西行见闻……胡蒙沙（159）

沧桑拾零

忆大革命时期宁乡女子联合会
……王太凤口述　周德民整理（167）
陈宝箴之死及其后裔……黄曾甫　朱茂怡（171）

我所知道的淮海战役

李汉萍

淮海战役的胜败，是当时南京国民党统治能否继续存在的根本关键。正如当时蒋介石一再对华东战场上的各级指挥官所说的："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必须亲临前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后又限令"立即以一个军的兵力，钻阵迂回，不惜牺牲……，与黄伯韬兵团会师。"但是这些全部美式装备的"中央嫡系"部队，号称五十万的五大主力兵团，竟不堪一击，全军覆灭，其原因何在？当时任第二兵团参谋长的我，原来认为只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均不具备的结果。现在看来，是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

虚张声势的济南会战

淮海战役既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存亡的关键，在战役前就必然会作充分的准备。要了解这一战役还须从济南会战谈起。济南是徐州的门户，在战略上的价值极为重要。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即派最得意门生王耀武以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名义镇守济南。王系山东人，深得蒋的器重，一帆风顺，扶摇直上，抗日战争中期便擢升七十四军少将军长，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中升任军长的第一人，也是当时蒋军中最年轻的将领。对此，国民党军中毁誉参半：誉者认为他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精明强干，治军有方，当之无愧；毁者认为他过于年轻，资历太浅，缺乏作战经验，委以重任，完全是出于受蒋介石一人之宠。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由

七十四军军长晋升为第四方面军中将司令官，一时红得发紫。镇守济南后，人们又认为是蒋介石以鲁人治鲁，所以才破格擢升。

济南是徐州的屏障，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徐州的存亡。1948年夏，国民党军在杞东会战惨败后，立即起用被陈诚排斥下台，久居上海愚园路的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并兼第二兵团司令官、负责全权指挥在华东战场上所有蒋军作战事宜。实际上是执行徐州"剿总"总司令职权，原总司令刘峙不过是一具傀儡而已。杜就职后，当即到济南视察防务，并对守土有责的王耀武面授机宜。当王提出能坚守三周的保证后，杜仍忧心忡忡。回到徐州后。我刚看，解由湖南调来，他邀我在徐州剿总部研究两军态势，他问我："你放军会不会立即进攻济南？"我因初到，不了解全盘情况，不能作出具体答复，只简单地说："杞东会战刚刚结束不久，按一般规律说，在一个会战后必须整补三个月才能继续作战，不过这种规律有时还可以打破，"认为目前解放军可能不会马上对济南攻击。杜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这种一般规律不适用于共产党，解放军不经过整补，就可连续作战。现济南官兵的作战意志不坚强，由王耀武的幕僚长所作的作战报告中就可以窥见一斑。我所担心的是济南一旦被攻，援兵未到，王耀武就垮了。"果然，以后济南会战的结果，正如杜聿明的判断。

杜视察济南后不久，就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向济南附近集中。于是仓惶调集在华东的精锐，分两路由微山湖以西地区向济南齐头并进，以解济南之围。其具体部署是：（1）以驻商邱之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为主力兵团，除以独立第三十二旅留守商邱巩固后方连络外，其余主力之第五军，七十军及独立骑兵第一旅向肥城方向前进，到济南之左侧背，协同右翼兵团对进攻济南之敌攻击；原该兵团之十二军、仍驻守唐寨，负责维护由徐州至商邱间之铁路交通。（2）以第七兵团黄伯韬部、十三兵团李弥部为右翼兵团，由徐州经丰县，鱼台，济宁、汶上之线，互相犄角，向济南方向前进，

协同左翼兵团，与驻守济南之王耀武部内外夹击，将围攻济南之敌压迫于平阴、肥城黄河以南之三角地带而歼灭之。（3）在会战期间，王耀武部务必固守三个星期以上，等待增援部队之到达。为加强济南的守备力量，徐州的全部空军力量空运七十四军到济南。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还亲率所有幕僚随左翼兵团前进，就近策划指挥。从上述各点看，济南会战部署不可谓不周密慎重。但战斗刚刚打响不久，原担任济南机场守备之吴化文军突然起义投向人民解放军，致七十四军空运一个团后，空运就告中断，乃临时将未及空运之七十四军全部划入第二兵团建制。情况突变，济南危在旦夕。

于是，徐州"剿总"不待全军集中，乃令第二兵团先期前进。该兵团在成武、定陶之线和解放军增援部队发生接触。当此决战在即关头，李弥兵团刚到鱼台附近，而黄伯韬兵团在徐州附近，尚未集中完毕。因此邱清泉不敢孤军深入，兵成武城下达一周之久。及至收到大连解放军广播电台广播说，济南已解放，歼敌十万，王耀武及绥靖区副司令官牟中珩潜逃，正缉查中。邱清泉见此，惊惶万状，当即找我商量对策。我认为济南既已失守，黄李两兵团又未集中完毕，本兵团已成孤立，如果犹疑不决，必会被解放军拖住，进退失据。因此我主张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当机立断，立即乘夜撤退。邱同意，当即作出如下处置：（1）全线部队于现在位置除各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外，其余主力于晚十时开始，一举脱离敌人，以极迅速之行动向曹县方向前进。（2）在准备过程中及行动间，应极力保持机密，严禁喧哗及撞响武器装备，汽车灯头务须用黑布蒙蔽，严禁灯光外泄。（3）撤退之部队通过后，应立即将前进路标消灭。（4）第五军之四十五师等前卫到达曹县后，即构筑工事固守，负责掩护全兵团安全通过，防范敌之突袭；独立骑兵第一旅应进出于定陶，荷泽、成武一带，并速与第四十五师取联系，搜集敌情，随时上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开始行动后，一方面面报杜聿明，一方面电报蒋介石及刘峙分别备案。所谓增援济南，就这样虚张声势，掩耳盗铃，草草了之。邱清泉还自我吹嘘此举是出敌意表，安全退却，连落伍的士兵也未落敌手。最狠毒的是在这样将遭覆灭的危急关头，还施展剪除异己的手段，对已编入第二兵团的杂牌部队四十六师仍视为眼中钉。不管该师师长如何小心谨慎，官兵如何表示忠诚，邱始终认为并非嫡系，必欲去之而后甘心。所以当全军一通过蒙县之线后，和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借口以天雨泥泞，有一辆弹药车陷入深沟内未及拉出，是故意遗弃留给敌人为辞，将该师丢车的团长撤职查办。师长黄宗颜当然知道这是做成圈套逼他去职，便毅然辞去师长职务。邱假惺惺地挽留，并保举他升任副军长，当面用名片写了一个报告，要他去南京晋见蒋介石，由蒋当面批准。黄宗颜当然知道这是邱要斩草除根，便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剪除异己的卑劣手段，邱清泉不仅表现在黄宗颜一人的身上，而且贯串着整个"淮海战役"，如后来几度要藉辞杀害十二军师长于一凡；乘机解决被解放军击溃的孙良诚残部，将其士兵补充自己的缺额；对增援黄伯韬兵团故意迟迟不进；对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肆意毁谤排挤等等。

"两大铁锤"战术出笼的前后

邱清泉星夜退据商邱后，表面上以人民解放军未能捕捉第二兵团一兵一卒而踌躇满志，实际上则是色厉内荏，内心惶恐已极。常神经质地自言自语："以后轮到我的头上来了。黄伯韬远在新安，李弥在徐州，我在商邱，这样长的一字长蛇阵，兵力分散，各自独立作战，尤其是我毫无凭障，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一旦打起来，谁来支援我呢？"于是，制定出所谓"两大铁锤"作战计划。

这一战术的具体部署，是以新编入建制的七十四军固守朱集车站，形成一个铁锤。邱清泉之嫡系部队第五军，七十军，独立三十二师（时独立三十二旅扩编为独立三十二师）布置在商邱

城廓西侧附近地区，为另一铁锤。另以新编入建制内的一百军固守"两大铁锤"间的美国医院策应作战。以独立骑兵第一旅游弋于曹县一带，搜索敌情。十二军仍布置在砀山东之唐寨，担任徐州至商邱间之铁路联络安全。这种部署实际上就是保存自己的嫡系实力，以非嫡系部队为马前卒，先和解放军作殊死战，在适当时期，再投入自己的嫡系部队，坐收战胜之利。邱清泉根据几年来在鲁西作战的经验，认为解放军如攻商邱，必先攻交通枢纽的朱集车站，并集结重兵打援。所以以战力较弱的七十四军固守朱集，而以战力较强的一百军固守美国医院，为扼守商邱城廓主力嫡系部队的前锋，先力求消耗敌人的兵力，然后相机投入主力嫡系，实行决战。对于这种两大铁锤战术，他并不是没有顾虑的。一是部队全面摆开，商邱机场成了空白点，容易被敌人楔入。一是如果解放军改变惯用战法，不先攻朱集，即先集中兵力，对商邱实行强攻，必将打乱他的整个作战部署。正苦恼间，适值"辽沈战役"爆发，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蒋介石调往东北葫芦岛办理东北残余部队撤退的善后事宜，前进指挥部主任改由宋希濂接替。杜的调走，华东战场上蒋军无形中失去了中心。于是徐州"剿总"决定缩短防线，命第二兵团收缩至江苏之砀山，唐寨一带待命。

第二兵团正移动间，邱又令原东北军米文和师守商邱。米文和师的战力不堪一击，邱是了如指掌的，但并非嫡系，以之远据商邱，既可以搜集河南方面解放军的动态，又可以作为兵团的支撑点而一举两得，因此，对此布置十分得意。

大概在十月上旬，扼守徐州门户的冯治安部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其邦率部起义，徐州震动，人心惶惶。徐州"剿总"乃急令第二兵团由砀山向黄口车站靠拢，作机动使用，以策应各方面作战，正在此时，兵团接到商邱米文和急电："有人民解放军万余人，由开封兰县方向向商邱方面急进，其先头部队距商邱城约五十里，请指示尔后行动"。邱清泉决定米文和部队立即撤离商

邱，并限于两个小时内完成撤退准备，于当晚十时前全部脱离商邱，向砀山撤退。同时，命令驻砀山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亲率所部前往羊圈迎接。因时间紧迫，这一撤退命令，由我直接用密码在有线电话中下达，并指定由米文和及师参谋长亲自接受。但为时已晚，挽救不了米师的覆灭命运，米师撤到羊圈时，即被解放军围歼。根据当时情报，米被俘后，曾在商邱被人民公审。此时，才引起邱清泉的内心歉疚，曾喃喃自语说："我不应该使米文和孤军突出，情况紧急时，又未派有力部队支援他脱险，是我害了他。"

正在此时，南京参谋总长顾祝同亲到徐州"剿总"总部召集华东蒋军师长以上指挥官开军事会议。这一会议，是在济南业已解放，张克侠，何其邦起义，徐州门户洞开的情况下召开的，确系关键性的会议。会议结果，决定以徐州为据点，牵制人民解放军前进。主力第一步先在徐州以南，淮河以北沿津浦线地区集结，依情况第二步撤退至淮海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行决战防御。这样的关键性会议，有的指挥官们竟等闲视之。当第二兵团师长回到黄口车站后，我问二百师师长周朗："顾总长在徐州召集军事会议，讲了一些什么？"他竟瞠目不知所对，说："我座位远，听不清楚。上面要打，我们就打吧，还会议什么啊？"作为军队骨干的师长，还如此糊里糊涂，玩忽职守，真使人啼笑皆非。

碾庄圩之战

根据徐州军事会议，徐州剿总总部应先移驻蚌埠指挥，原驻新安镇之黄伯韬兵团即向徐曹八集地区靠拢，第一部署完成后，即以宿县为核心，集结待命。

徐州"剿总"对于黄伯韬兵团的移动是否安全，是十分注意的。11月8日上午8时左右，接到情报，黄伯韬兵团于新安镇南进后，沿途并未发现情况。飞机报告，沿途也未发现解放军行动。当时总司令刘峙以下，莫不皆大欢喜，以为只要当日上午大部队

通过运河铁桥，就可全部安全到达徐东，按指定地区集结了。岂知到十时左右，情况突然变化，兵团沿途遭受解放军袭击，不得已且战且走，欲求迅速脱离敌人是不可能了。原来黄伯韬认为自己拥有的十万人马均系美式装备，训练有素，其嫡系陈士章的第二十五军、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刘镇湘的第六十四军、周至道的第一百军（由第二兵团调来）等四个军，都系国民党军中精锐之师，即算无人支援，凭籍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和解放军作战。且在战略上也作了一些必要处置，以一个师占领运河铁桥桥头堡阵地，以一个师先行渡过运河占领曹八集，掩护兵团主力的安全通过。不料解放军三管齐下：一是强行突击运河桥头堡；一是派有力的一部强袭曹八集而占领之，截断黄向徐州靠拢的退路，主力则向黄之前进部队施行逐段突击。使黄伯韬部队陷于极端混乱。最错误的是由于黄的骄傲、轻敌，并没有打算另行架一浮桥，分两处渡河，而让十万之众，仅赖一条运河铁桥通过，待所占领桥头堡阵地之师被解放军击溃后，即完全陷入被动。各部蜂集于运河北岸，纷纷扰扰，竞相抢渡，无法确实掌握建制，依次前进。黄一方面临时组成敢死队突击，和解放军争夺桥头堡阵地，一方面严令部队在敌火力下抢渡运河。但又恰值一弹药车在铁桥上中弹起火，爆炸声四起，弹雨横飞，更引起混乱。士兵们自相践踏，造成无谓的重大伤亡。黄伯韬渡过运河后，犹寄最大希望于曹八集，以为只要能达到曹八集，就算脱离险境，可以凭籍曹八集收容整顿残部，进行顽抗。岂知到达碾庄圩后，就得到曹八集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消息。至此进退失据，只得在碾庄圩占领阵地，等待解放军的重重包围。

其实，以黄伯韬的兵力，当时尚能一战，如果不惜牺牲，大胆突击，未始不能突出重围，改变战局。但国民党军队作战，对于侧背历来是最为敏感的，只要侧背一受威胁尤其是背后被截断，就仓惶失措，甚至溃不成军。黄伯韬亦然，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只知占领阵地固守，企图凭藉炽烈的火力，去歼灭敌人，

人自退。什么捕捉战机，当机立断，都置于脑后了，黄伯韬就是这样的自陷绝境。

黄伯韬兵团的陷入困境。无异晴天霹雳，不仅打乱了徐州"剿总"整个作战计划，而且影响了国民党华东战场上全军官兵的作战情绪。原驻在黄口车站附近地区的第二兵团于九日奉令立即东开，增援碾庄作战。为了慎重起见，不被解放军尾追阻击，除夜间向徐州运动外，并将第五军、七十军、十二军、七十四军四个军摆在一条战线上，作正面的搜索并进；将独立骑兵第一旅留置在徐州以西地区搜集鲁西方面解放军的动态。同时规定各军师在前进间，自行商定时间，用无线电密切联系，并在指定时间内向兵团部报告运动情况。次日拂晓，兵团部到达九里山。按照预定计划，各部队到达徐州后，即采取开进态势前进，第五军在左，七十军在右、七十四军在第五军及七十军的直后，十二军在七十四军的右后方。独立第三十二师留置在徐州西附近地区，以适应尔后之作战机宜。

11月10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圩已无突破重围的希望。徐州"剿总"决定以李弥、邱清泉两兵团参加增援作战，以解碾庄圩之围。并命李弥兵团左翼依托运河，右翼以陇海铁路线为界，邱清泉兵团左翼紧连着李弥兵团沿铁路线向右延伸，在密切协同的前提下，向碾庄圩攻击，齐头并进。邱清泉接受命令后，乃于九里山兵团部根据当时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作出了决策，采取稳扎猛打的战法，依托徐宋山地攻击前进，先立于不败之地。具体的部署是以第五军为左翼，抽出强有力的一个师沿铁路线与李弥兵团密切联系，攻击前进，主力强攻林佟山并占领之，然后立即向曹八集攻击前进。第七十军为右翼，强攻邓家楼，确实占领后即沿山地攻击前进。第七十四军控制在七十军的后面作总预备队。十二军在柳集占领阵地，掩护兵团右侧背及徐州的安全。独立第三十二师在徐西附近陇路口占领阵地，警戒并阻止鲁西方面的解放军对徐州的袭击。独立骑兵第一旅仍在微山湖西侧地区游弋，

搜索解放军大部队的进出方向。

11日晨，第二兵团之第五军及七十军同时开始攻击。林佟山方面的解放军稍一接触，即向东引退，没有什么所谓强攻。邓家楼方面系七十军的九十六师邓军林担任攻击；炮击了一天，毫无进展。第一天战斗就是这样草草告终。蒋介石大怒，严电切责；电令说"党国存亡，在此一举"，严令总司令以下各级指挥官，亲临前线指挥督战，违则以军法从事，并严限在一天内到达曹八集和黄伯韬会师。事实上在蒋介石的严电切责下，国民党军在华东战场上的一部分高级指挥官，也作出了一些处置：如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和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亲到大庙，冒着解放军的炮火，严督十三兵团官兵攻击前进；邱清泉连续两天亲到第五军四十五师方面指挥该师组织敢死队对孙庄进行强攻，但都无济于事。增援碾庄圩的作战，大概进行一周左右。担任主攻之第五师停顿在曹八集南北之线，第七十军停顿在鼓山狼山一线。此时，七十二军余锦源拔入第二兵团建制，邱清泉乘机调整部署，乃令该军接替第五军的作战任务。他对十二军的于一凡师始终持怀疑态度，乃以独立三十二师在柳集右侧占领阵地，加强兵团右后侧背安全，实际上是防范于一凡师的突然变故。这样停停打打，平均计算，每日前进不到六公里。蒋介石更加大怒，再度重申前令，严限立即派出有力的一个军，于当晚钻隙迂回，不顾一切牺牲，奋勇突击前进，并限次日拂晓到达大许家和黄伯韬会师。否则军法从事。当时第五军（七十二军正在接替作战任务中）及七十军在第一线和解放军作战，不能抽调。十二军战斗力弱不能担任，只有派出总预备队七十四军。蒋令急如星火，该军于当日午后五点接到命令后，根本无作战准备，只好仓卒出发。行进到潘塘镇时，即和解放军三个纵队遭遇，发生激战。次日，激战一天，就已告不支。这样，七十四军不仅不能完成钻隙迂回的任务，同时还须派部队去救它出险，并掩护兵团右侧背安全。不得已又将十二军及独立三十二师在七十四军右翼延伸参加作战，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将七十军之九十六师邓军林从前线抽下来，加入七十四军方面的突击。这样一来，虽使解放军的攻势暂时停顿，但增援碾庄圩之作战，已无形中宣告彻底破产。最滑稽的是在这种狼狈情况下，邱清泉竟通电上级吹嘘所谓“潘塘镇大捷。”当然，潘塘镇战斗也起了一点作用，它阻止了解放军的三个纵队对徐州机场施行奇袭的计划，使徐州得到暂时安全。为此，蒋介石特别嘉奖。由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率领一个名义上由沪宁各界组织的慰问团，携带大批现洋，来柳集前线进行慰劳。战地新闻记者听到“潘塘镇大捷”都想搞点大捷“战绩”材料，以资宣传。我不理解其中详情，当然表示欢迎，不料引起了邱清泉的暴怒，怒气冲冲地说：前线激战方烈，弹雨横飞，打死了谁负责，不能去。只好叫慰问团，记者们就近拍几张照片应付了事。

这样的增援作战，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到11月18日夜，碾庄圩阵地被人民解放军突破，黄伯韬兵团全部被歼，除一百军军长周至道，二十五军军长滕士章于混乱中潜逃外，其余非死即伤，或则成为俘虏，黄伯韬本人自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增援碾庄圩之作战，遂以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增援双堆集

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圩和人民解放军激战时，南京国防部就令黄维兵团星夜向徐州急进，并限期占领宿县，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相机向徐州以东前进，以解碾庄之围。正在此时，发现围攻碾庄圩的解放军夜间汽车灯光来往频繁，人语喧哗。很明显，这是解放军在抽调兵力，以阻击黄维兵团之北上。但徐州“剿总”不敢面对现实，作出较正确的判断，掩耳盗铃地认为是解放军久攻碾庄不下，怕被反包围，撤回而走。于是在大喜之余，向南京国防部作为正式情报报出。因此黄维兵团在宿县以南被解放军坚强阻击，不得不龟缩于双堆集地区固守待援。黄伯韬兵团已在碾庄圩全部被歼后，南京国防部又认为是解放军别有原因，向郯城、新

沂--带撤退，当即电令李弥、邱清泉两兵团，星夜向连云港方向追击，索敌之主力而歼灭之。邱清泉虽依样画葫芦，也下达了追击命令，但对解放军的进出方向确实怀疑，最主要的是怕孤军深入，单独行动，蹈黄伯韬之复辙，于是藉口调整部署，不肯立即行动。正踌躇间，南京国防部确实了解到黄维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包围在双堆集，这才清醒过来，改令李弥兵团固守原阵地，掩护徐州，防止解放军突然袭击；邱清泉兵团立即停止追击、并变更方向，向宿县攻击前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这种徬徨不定，朝令夕改的措施，深深引起邱清泉的不满，接到电令后，大发牢骚说："真是饭桶，连解放军的行动方向都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些坐办公厅的将军们整天干些什么？黄维是来增援的，倒要别人去增援他，我一个任务尚未完成，又来一个任务，这种仗叫我怎样去打呢。"牢骚尽管是牢骚，但知道国防部的命令，就是蒋介石的命令，不敢不服从，于是除留置第五军、七十二军固守林佟山至邓家楼之线外，七十四及十二军仍回守潘塘镇，仅以七十军从柳集以南地区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以后感到七十军右翼无依托，面积太宽，又将十二军从潘塘镇抽下，由三铺沿津浦铁路线向宿县攻击。开始时，七十军的攻击还较顺利，后来，就遇到解放军的坚强阻击。尽管蒋介石严令限一天内到达宿县，但邱清泉心中对黄伯韬之被歼仍有余悸，一味地强调宿县的解放军已构筑鱼鳞坑阵地，无法进攻，即使须强攻，也必须逐坑攻击，付出惨重牺牲，旷日持久，无法完成任务。于是决心顿兵城下，每日等于佯攻，所谓南援双堆集黄维兵团之作战，又是这样草草告终。

自投罗网，全军覆灭

当南京国防部新闻局组织所谓沪宁各界慰问团对第二兵团进行所谓"潘塘镇大捷"慰劳时，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也来到柳集兵团部，秘密地对邱清泉和我说："我

已面报老头子(指蒋介石)，目前宿县已发现鱼鳞坑阵地，步兵现难进攻，空军轰炸及炮兵也都失去了效用，建议一举脱离徐州，由涡阳蒙城、永城地区，实行大旋回，以蚌埠为基地，由东向北攻击，以解黄维之围。为求极端机密起见，已要求老头子切勿征求别人意见。”邱清泉听到这一决策，大概怕孤处危城之险，当时不置可否，只在脸上笑一笑，表示服从。我呢？明知大兵团行旋回轴改变作战方向，困难太多，且必顺切实地遵守下述三个条件：一是绝对机密，二是部队运动必须高度机动，三是部队必须遵守战纪，这三个条件，若缺其中任何一条就必然会招致覆灭。但考虑到大家都承认邱是蒋军中之主力兵团将帅，对作战指挥还有一“套”，不会不了解兵贵神速的原则，且决策的本身是大胆而健全的，蒋介石已亲自批准，当前重在对决策如何执行，持反对意见则是徒劳的，因此也就默认了。

一个大兵团的行动，尽人皆知必须严守机密，杜、邱和我也曾计论及此；按照计划，仅是部队行动，而各机关、学校、市民、及社会团体组织等，一律暂在徐州不动。这样不仅可以确保绝对秘密，且可以不致造成混乱局面。岂料计划刚一决定，杜回到徐州总部，这一计划就在市民中传开了。当即在大街小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地摊，而且越来越大，越多。大自木器、家具、粮食、牲畜，小至衣服、坛坛罐罐，无所不有。刚开始，徐州总部及警备司令部还派兵巡逻取缔，以后见起不了什么作用，也就听之任之，索性不管了。

11月29日，第二兵团部接前进指挥部命令要旨，徐州“剿总”总部已空运撤退至蚌埠，徐州机场应即封闭，部队变换方向作战。决定于12月1日开始，(1)第二兵团为左翼兵团、沿肖县、瓦子口、滩溪口地区，向永城方向前进，尔后向涡阳、蒙城之线进击，如遇敌之追袭、即坚决击溃之，切实掩护主力左侧背之安全；(2)十三兵团在前，十六兵团在后（十六兵团孙元良此时已调到徐州参加作战）前后重叠为右翼兵团，与第二兵团切实取

得联系，齐头并进；（3）十六兵团派出有力之一个军，先期占领肖县及瓦子口隘路口，以掩护各兵团之前进，待全军通过后，即作为右翼部队，如遇敌之追袭，须极力击破之，迟滞其前进；（4）各部队须昼夜兼程急进，以极迅速之行动，一举脱离敌人；达到涡阳、蒙城之线后，即行左迂回，与北进兵会合，向双堆集之解放军猛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5）各兵团限于11月30日上午以前准备完毕，于当日下午五时全线同时一举脱离解放军，在大部队撤离前，并须实行佯攻，大部队撤离后，须残留小部队与解放军保持接触，以迷惑解放军；（6）前进指挥部在右翼兵团后前进。

第三兵团部接到杜的笔记命令后，邱清泉即找我研究行动决策，为派遣先遣部队问题，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极力主张派第五军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为先遣队长，我则认为此次先遣部队，必须有牺牲精神，不顾一切，勇敢果断，独立作战，即在坚决予敌打击之后，极力拖住敌人，使其不能达到追袭之目的，而郭虽系军校八期学生，后在陆军大学十五期毕业，但未经大阵，从未担任过独立作战任务，因此不同意郭吉谦，而赞成以第十军之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梅担任先遣队长。因邓虽行伍出身，但冲锋陷阵，沉着勇敢，行动迅速，往往能出敌意表。在激烈争执中，邱清泉仍坚持他的主张，毫不让步。至此，我理解到郭是他的同乡，想借此使郭得先期远走高飞，企图保存嫡系中的嫡系实力，争也无用，于是只好同意。不过仍提出了我的最后意见：（1）不能因小部队被敌袭击包围，全军就停止进行阵地战；（2）全兵团运动，必须三天三夜向指定目标前进，不要中途停顿，俟通过永城、涡阳之线后，再调整态势；（3）各军、师必须于30日下午5时同时一举脱离解放军，在摆脱解放军前务必确保行动机密，主力离开阵地时，须行佯动，各军并残留步兵一营在原阵地上与敌保持接触，至次日拂晓后，停止战斗，向肖县归还建制。

兵团部作出如上部署后，于30日下午5点开始撤退，第一晚，

撤至徐州附近之龙山。由于各军，师所执行的任务及方向和所处的地区远近不同，不能统一行动，所以兵团部没有详细划分行进路线序列，而由各军自行协定进出路线及每天应到达之位置。

11月30日夜，徐州夜幕沉沉，行人稀少；灯光暗淡，语声寂寥，一片凄凉景象。当时，因十二军阵地，正当宿县徐州间的要冲，尚未撤退，十二军军长舒荣来到云龙山兵团部，向邱清泉请示机宜。这时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打来电话："徐州后勤总部尚存有日式野炮八门，炮弹百余发，捷克式新机枪一百挺，弹药齐全，飞机场并有大米五卡车，运走均交第二兵团使用。"当时部队正在运动中，各部队长都嫌累赘，连捷克式新机枪及大米都不愿领用。乃将日式野炮交与十二军军长舒荣，命将野炮载在火车平板车箱上放列，运到该军阵地的直后，行夜间盲目射击，俟炮弹打完后，全军即按计划，实行撤退。先前当增援黄伯韬兵团作战时，各兵团因粮弹、尤其是大炮缺乏，曾一再要求增加战力，但被徐州"剿总"以库无存品加以拒绝，现在正当全军撤退时，反查出这样许多作战物资，无人领用，足见国民党军事指挥机构的腐朽。

12月1日晨，邱清泉在出发前，接到先遣队长（四十五师指挥的独立骑兵第一旅）郭吉谦电报，先遣师各部已突出瓦子口隘路，现正向永城方向前进，四顾无敌。邱接报后，兴高采烈，高声大叫曰，"只要出了瓦子口隘路就天高地阔，任我远走高飞了，共产党要想吃我也不可能了。"兵团部于黎明时由云龙山继续前进。到肖县时，只见车轮滚滚，尘土飞杨，人流好似蚂蚁一般，漫山遍野，万头攒动，盲目地随着军队向前行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牵着驴马，挑着担子，背着包裹，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上午十时左右，邱清泉和我抵达肖县县城。在肖县占领军第九军军长黄渤的口中，了解到肖县及瓦子口隘路，仅有少数解放军曾一度占领，经该军攻击后，业已撤走。当时华东主力部队刚刚到达，第九军认为业已完成掩护任务，遂将警戒部队全部撤退，

随同主力逃走。

人流、车马、辎重如潮涌，部队与市民混杂，秩序混乱已极，尤其当空军临空，被误认为解放军低飞投弹扫射时，人流车辆更形慌乱，有的汽车驾驶员索性丢下汽车潜逃无踪。这时杜聿明到了，邱清泉和我协助他亲自指挥交通，秩序才稍有好转。但我们必须迅即前进，不久后秩序就更加混乱，以致后来全军弹药粮米车辆全损失在肖县公路上。

12月1日晚，宿在肖县西之红庙。除肖县公路上火光烛天、间闻爆炸声外（系汽车起火），没有发现任何情况，第二天晨，按照预定计划行进。下午二时左右，兵团部抵达孟集。只见沿途部队成纵队行进，尚属完整，邱清泉遂命停车，临时架设话报两用机，向各军搜集情况。无意中接到先遣队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的告急电话，说他在襄山庙被解放军三个纵队重重包围，要求火速派队救它出险。本来这是必然发生的情况，因为大兵团行动，担任掩护的先遣队，必将被解放军发现，进行追袭牵制。但邱清泉仓惶失措，将战略原则全忘记了，马上命令还在运动中之七十军及七十四军派出一个师火速救援。我提醒他说："大兵团行动，为全局着想，即算牺牲先遣队，也应在所不惜。"邱说："这样处理，绝对不行！郭吉谦和邓军林是我的战将，几年来在鲁西立下了不少战功，如果今天弃郭吉谦而不救，会寒将士之心，以后谁会替我打仗呢？"当初在派郭吉谦作先遣队队长时，我和邱争执时，也曾预料会发生今天的结果，此时，知道争执下去，是徒然浪费时间，于是又不得不默认了事。薄暮，各部队陆续到达孟集附近，无形中停止前进，各自准备宿营。此时邱清泉陡然想起了并肩作战的友军达到位置，得悉十三兵团李弥，已前进到薛家湖，距永城只七十华里，十六兵团孙元良虽然情况不明，但据判断其到达位置可能在薛家湖附近，都远远超过第二兵团位置。他勃然大怒，满头大汗，厉声地说："李弥跑了！要我一个人打，我也不怕！"于是极力地在报话两用机中呼叫李弥，联络上后，他就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